

反右派斗争專輯之三

# 右派分子陈國慶、高風 的反動言行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遼寧省委員會

整風辦公室編印

1957年11月

## 說 明

我省民革組織的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在運動中，我們揪出了陳國慶、高風和其他右派分子。陳國慶是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風是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候補委員。這兩個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期間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行了猖狂的進攻。現在我們把他們的反動言行蒐集在“反右派鬥爭專輯之三”里，供同志們繼續深入系統批判參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江寧省委員會

辦公室

17.11.

## 目 錄

### 右派分子陳國慶的反動言行

- (一) 反对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丑化共产党和党员，向党进攻…………… 1
- (二) 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攻击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 4
- (三)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并为右派分子开脱罪行…………… 6
- (四) 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7
- 附录：爱惜研究图书馆学的人材，重视图书馆的研究工作（陈国庆等在政协沈阳市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联合发言摘要）…………… 7

### 右派分子高風的反動言行

- 一、利用大鳴大放机会，猖狂向党进攻
  - (一) 反对党的领导…………… 10
  - (二) 捏造事实，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3
  - (三) 攻击干部政策，反对工农干部…………… 15
  - (四) 攻击党的政策，反对新社会…………… 18
  - (五) 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计划的…………… 20
- 二、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

## 附錄:

- 一、高風談宗派主義（高風在市政協小組會議上的發言）……………24
- 二、要整風就必須打倒宗派主義（高風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27
- 三、“不能叫共產黨一黨包辦”（5月31日，高風向遼寧日  
報記者發表的談話）……………32
- 四、三項提案……………37

## 右派分子陳國慶的反動言行

陳國慶，字助山，男，66歲，原籍遼寧省蓋平縣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1955年4月參加民革組織，1956年被推選為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沈陽市文化局副局長，省圖書館研究員，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省人民代表。

### (一) 反對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丑化共產黨和黨員，向黨進攻

1. 解放後他對國民黨反動派念念不忘，存在着“正統觀念”，而對共產黨卻懷着刻骨仇恨，反對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他竟惡毒地說：“有的提出要吃烤鴨子，而飯店的經理都不知什麼是烤鴨子，我看現在情況是‘做窩頭’和‘燴豆付’的，還在領導着‘烤鴨子’的廚師呢，顯然這樣是會使工作更好的開展起來”，所以“黨不懂技術就不能領導技術”。以此攻擊共產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

2. 1957年4月，陳國慶引導朝鮮外賓到故宮博物館參觀，他對該館姜子彬同志說：“外賓對崇政殿所帖‘中華民族的發展（這裡說的主要的是漢族的發展）……’的語錄內容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很不滿意”，（實際外賓不會提這種意見。）陳主張把它換掉。當時博物館負責同志對他說：“那是寫的毛主席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里的一段話，”陳竟污蔑“毛主席這段話本身就是大漢族主義，毛主席的話不對也一樣不能用。”陳國慶不僅污蔑攻擊毛主席的話，並有意識地破壞中朝的友誼。

3. 1957年5月在市政协大会上的联合发言中他说：“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馆长不熟悉业务，一切计划只听凭两三个人的主张”，“图书馆在文化部门中是一个科学机构，而图书馆的领导却把它百货公司化了。”把党在工作中依靠群众发挥集体智慧，提合理化建议污蔑成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

4. 5月20日在市人委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发言首先同意陈彦之的论点（陈的论点是：反对市人委党组、党委的整风方案，主张以检查宗派主义为主），接着说：沈阳市房子很缺，文娱场所更少，据检查房子还是很多，有的几个人住很大一座楼房，这就产生了少数人占有房子和多数人需要起了矛盾。当然不能说这些房子都是党员住的，但是党员居多数。这说明“党员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因为有两种表现而造成宗派主义。“建议这次整风应着重从这两方面检查”。

5. 他对高级党员干部及其子弟，恶毒地进行污蔑和诽谤。5月20日在市人委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他说：“高级党员干部的子弟也表现了特殊”，育英小学和别的小学一切都不同，上学和回家都是坐汽车，去年组织夏令营时，他们都带着比较多的钱，给苹果不吃，都去买西瓜吃，吃半个，扔半个。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好，也影响学生们的团结，劳模子弟把他们吃剩下的苹果揀起来舍不得吃，并且说：“给弟弟妹妹带回去”。

6. 他在各个文化工作会议上，歪曲事实向党进攻。今年春天大东区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时，中共区委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大会上作报告说：“过去领导上不重视文化馆工

作倒好，而現在重視倒不好啦。”在鉄西区文代会的会议上作报告說：“人民不仅需要肉体生活，而且也需要精神生活。”有一次故宮博物館丢失了文物时，他在大会上說：“丢了文物也是个好事儿，也是个坏事”。另一次故宮博物館召开奖励大会时，請他参加到会讲话，他反而歪曲地說：“事先不知道开这样大会，是路过故宮避雨赶上开这个会（当时正下雨），叫我讲几句话。”他在上述各种会上，有意歪曲事实，煽动群众，攻击党的领导。

7. 1957年5月20日在市人民委员会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說：“我参加革命工作已八年了，接触的党员很多，看来关系很不错，但没有一个是知心朋友。”“我几年来除办正事外向來不说心里话，党员说什么我都说对，而党员同志对我说话也是敷衍敷衍的”。他恶毒地诬蔑說：“共产党疑心太大，翻脸不认人”，“除了党员以外，谁说了也不算”。把共产党员丑化成“表面很热，内里很凉”。“怕接触党员”、“怕找我谈话”、“怕汇报”、“怕因多说一句话，在人前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并常說：“瘸拐李，把眼挤，你胡弄我，我胡弄你”，把党员和他分成“人家”和“我们”，年轻党员同志抱着和蔼的态度和他说话，反而认为“表面笑而心中是在观察我”。认为“人家”是有优越地位的，是有本钱的，啥事都好办。“如果我是个党员，不早就出息了吗？”因此在去年周总理关于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以后，认为这是一个“乘虚而入”的好机会，立即申请参加共产党，以做为自己攻击党的政治资本。

8. 在今年春天当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党员都要调走时，他认为，为所欲为的机会来了，表示非常高兴。在故宮博物

館說：“各民主黨派的共產黨員都得退出，現在王廣春（共產黨員）不在民革啦，本來我們是個黨派，中共黨員就不應在內，我們可以獨立辦事。”因此他主張民革發展組織要趁“這個時候能拉上就拉上去，誰說誰行誰不行，誰好誰不好……”。當有人問他，什麼樣人可以參加民革，他說：“什麼樣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就可以加入組織”。這就是陳國慶招兵買馬的組織路線，極力為他創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群眾基礎，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 （二）顛倒黑白，歪曲事實，攻擊黨的政 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關係

1. 在1957年5月市政協大會上與安文溥、佟濟生的聯合發言中他說：“宗派主義表現在領導與群眾之間，黨的青年幹部與老年知識分子之間有矛盾。”解放以來，在圖書館工作的國內外大學和高等學校畢業的老年知識分子不在少數，只因為領導上不重視知識，不尊重他們，認為是腐朽的廢物，不給他們相當的工作，甚至有意無意的加以排擠，致使這些人都先後的走掉了，污蔑我們是“無知”和“不識貨”，蓄意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2. 他在市政協大會上有意識的顛倒黑白，捏造事實，把圖書館對葉蓮、金景芳、宋蔭谷等人的工作安排說成是“黨對他們排擠”。“只因為他們和領導的主張不同，竟使用粗暴的方法打擊他們，使他們無法干下去。”以此煽風點火向黨進攻。

3. 1957年春，在遼寧省招聘委員會登記高級知識分子的時候，陳國慶借省圖書館支部開會的機會，就政府招聘知

識分子問題向楊夢雄同志煽動說：“雍齒尚且封侯，何況我輩！”“大家別淨往好處想，誰當官也就算當官啦，沒當上也別想當，有幾個當官的門面也就夠了，哪有那麼多的官給你做”。陳國慶身為文化局付局長，不去宣傳黨的政策，却有意的污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說有幾個當官的門面也就夠了，煽動舊知識分子對黨不滿，攻擊黨的領導。

4. 遼寧省圖書館有宗派主義在作祟，養不住知識分子。他在市政協大會上聯合發言中說：“金景芳曾說過這樣的話：圖書館是不用人才的。現在還有一個部主任，到圖書館工作二、三年了，無日不想離開，有人問他：‘你不想做圖書館工作嗎？’他說：‘我做圖書館工作也行，但是卻不願在遼寧省圖書館工作。’這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遼寧省圖書館養不住知識分子呢？我們看這就是宗派主義在作祟”。“圖書館從成立以來，雖然有研究員的名目，可是始終不讓他們作研究工作，而其他有專長的幹部，亦多不是適材適所的使用，很長時間都是哪用哪去，做一般的工作，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5. 沈陽解放後，黨對他非常信任，給他很重要的工作，他不但沒有轉變階級立場，感謝黨對他的安排和信任，反而歪曲黨的寬大政策。心懷鬼胎，懷疑多端，怕過些時候辭退了他；怕因參加過國民黨而歧視他和處理他。工作中不負責任怕出錯誤沾包，“用一種給別人干活的思想來做工作”。對他反革命女婿何書元（國民黨合江省黨部書記長）被鎮壓，認為何書元是個“時代的犧牲者”，表示悲傷惋惜。

6. 在調整工資的時候，文化局文化科某同志向陳國慶匯報文化館調整工資的情況，有的同志對工資增加的不多有

些意見，他借此歪曲黨的工資政策說：“又叫馬兒好，又叫馬兒不吃草。”有一次他手拍着市文史館沈延毅館長的肩膀說：“高風、陶心源等人政府剛由坑頭上提出來，就給他們那麼高的待遇，我們參加革命工作幾年了，還不比他們高多少”，煽動沈對黨不滿。

### (三)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並為右派分子開脫罪行

1. 支持右派分子，並為右派分子打掩護。當右派分子陳彥之在市人委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大肆向黨進攻時，他發言中首先同意陳彥之的意見。右派分子高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在人民群眾中遭到回擊時，他還不止一次的在省直屬支部座談會上省圖書館支部組織生活會上說：“高風是為了取得少數落后人的歡心，於是便採取了‘標新立異’‘獨出心裁’‘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態度，”意思是說高風並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力為高風的反動言論辯護，並去安慰高風，叫高風要“沉住氣”。

2. 在民革整風領導小組會上和一切反右派鬥爭會上陳國慶抱着徐庶進曹營的態度，有一次他對別人說：“我什麼也不鳴，什麼也不放，因為講真的不好講，講假的自己又不是代表人物，對下邊不好，所以盡量不參加各種會議”。在右派分子高風的反動言論遭到駁斥後他說：“我這樣大歲數了，可不能走錯一步啊！”意思是批判高風的人是走錯了。

3. 在民革省整風領導小組的一次會上研究如何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問題，同志們都積極想辦法提出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意見，當時吳家象主張“誰有興趣誰搞”，而陳國慶立即插咀說：“徐乃淳有興趣，叫他搞。”把嚴肅的反右

斗争說成是兴趣問題，打击別人参加斗争的積極性。

#### (四) 夢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發， 資本主义在中國復辟

在1956年冬，匈牙利事件最緊張之际，一天上午市文化局宿然同志因一件文物工作去請示陈國庆，当时他說：“还办埋文物事呢！世界大战快起來啦！”还对高志嘉說：“我們旧社会過來的人，如果遇着变动，立場不免就成問題”。他“幸災乐禍”地幻想世界大战爆發，希望中國來个匈牙利事件。

### 附錄：爱惜研究圖書館学的人材 重視圖書館的研究工作

(陈國庆等在政协沈阳市第二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會議上的联合发言摘要)

我們都是在辽寧省圖書館工作的。在配合向科学進軍的任务上，圖書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只是因为領導上長期存在着較嚴重的宗派主义、主觀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以致阻碍了圖書館事業的开展，很难完成配合向科学進軍的任务。

宗派主义表現在領導与群众之間，党的青年干部与老年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圖書館收藏大量圖書，是人类知識的总汇。在文化部門中，是一个學術机关。而圖書館的領導，却把它百貨公司化了。买進貨物，分类上架，供应主顧。認為这样，圖書館的任务就算做到了，这里头并不需要什么學

所知識。以解放以來，在圖書館工作的國內外大學和高等學校畢業的老年知識分子，不在少數，只因為領導上不重視知識，不尊重他們，認為是腐朽的廢物，不給他們相當的工作，甚至有意無意的加以排擠，致使這些人都先後的走掉了。如叶連同志，曾在中等學校當過多年教員，數學更為擅長；而圖書館認為他無用，把他派到收發室裡收發號牌。他以後轉到某中學校至今還是一個很好的教師。又如研究員金景芳，宋蔭谷在古典文學上都有相當的造詣，只因為和領導的主張不同，竟使用很粗暴的方法打擊他們，使他們無法干下去，後來到長春人民大學都認為是很好的教授。這種例子還有，我們不再多舉了。對這些人，領導上如能幫助他們改造思想，利用他們的知識，在圖書館能夠起相當的作用。金景芳曾說過這樣的話：圖書館是不用人才的。現在還有一個部主任，到圖書館工作二、三年了，無日不想離開，有人問他，你不喜歡作圖書館工作嗎？他說，我作圖書館工作也行，但是卻不願在遼寧省圖書館工作。這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遼寧省圖書館養不住知識分子呢？我們看這就是宗派主義在作祟。

現在國內各種建設事業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了，對於圖書館的要求更提高了，配合向科學進軍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只因為我們的水平不夠，所以對這一工作，尚遲遲未能很好的開展起來。但是圖書館的新領導黃格同志，還是說：我們圖書館不需要什麼專家，只要有能知道書目的人就夠了。

圖書館從成立以來，雖然有研究員的名目，可是始終不讓他們作研究工作，而其他有專長的幹部，亦多不是適材適所

的使用，很長期間，都是哪用哪去，作一般的工作，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這種對人員的使用安排上嚴重的矛盾，不但使研究員的情緒消極，都希望調轉工作。而且就國家的用人上說，也是一種浪費。

遼寧省圖書館的領導，還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現在館長不熟習業務，又不能深入各部、組考察研究，一切計劃聽憑兩三個人的主張，而這兩三個人，又都有着很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各人有各人的主張看法，很難統一。幾年來所有館內的事情如：組織機構屢改、幹部調動頻繁、書庫、辦公室經常搬家，以及年度計劃的不能固定等等現象，全是這個原因。所說的依靠群眾提合理化建議，只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

（原載1957年6月11日“沈陽日報”）

## 右派分子高風的反動言行

高風、又名麿塵，男，65歲，原籍遼寧省義縣人。奉天兩級師範學校畢業。1956年6月參加民革，并被選為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候補委員。現任政協沈陽市委員會駐會委員。

### 一、利用大鳴大放機會，猖狂向党進攻

#### (一) 反對黨的領導

1. 叫囂“必須把人、黨、權三者分開”，陰謀取消共產黨的領導。1957年5月31日，高風向遼寧日報記者發表談話，大叫大嚷，誣蔑國家大事是“共產黨一黨包辦”“一意孤行。”他說：“入了黨就有了權，權黨不分”。又說：“現在無論什麼機關，都有黨、有團，不僅有黨，而且黨一切都說了算。黨和權不分了，有黨就有權，有權的人多半是黨員。有的機關制度上是行政首長負責制，但事實上還是黨說了算。有的實行黨政工青共同領導，假如僅僅行政是非黨員，也只占四分之一，實際還是黨說了算。一切有職有權的領導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有的沒有能力，干不了也干，只有大學教授、工程師之類共產黨員實在無法干的事才叫非黨人士干，干得還不愉快。黨掌握了政權，就有人會想：我是黨員，我就該有權。把他個人、黨和權看成三位一體了。這就是宗派主義為害最大的根源。因此，必須把黨、權和個人三者分開，叫黨不能干涉行政事務。必須改變這種根本制度。”他又說：“我的意見：在今天社會發展的形勢下，國家大事不能叫共產黨一黨包辦，要切实執行統一戰線政策。

如果共产党一个党包办，就沒有互相監督，容易一意孤行，自掘坟墓。共产党提出方案，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的作法，中央是执行了，但下边可不一定。拿沈阳市來說，有的事是不协商，有的事只走走形式。因此，这种情况必須迅速糾正。”

2. 辱罵共产党員，誣蔑共产党員 “比日本鬼子还可怕”。高风向辽寧日报記者发表談話时說：“清朝怕官，伪滿怕日本人，現在怕党团员。”“有人注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認为縱有官僚主义而沒有党团员撑腰，为害也小。清朝有人怕官，沒有人怕主观主义，而最怕的是‘宗室覺罗’、黃紅帶子、那怕是一个孩子也令人害怕，而不敢惹。伪滿怕誰？汉人当官有多少人怕？但見着日本人誰都今天怕怕，他不是官，也不是怕他主观主义，怕他的是：日本人。誰？第一是党员，第二是团员，第三是投机分子。如果是一个大学校長、院長，不是党员，就沒有人怕他，而另一个小职员，却有尖怕他，因为他是党员，党员就有权。如果校長、院長不是党员，就沒有人敢和他辯論。校長、院長对他部下的党员却裏証七分。投机分子以为現在入了党团，就象清朝入了旗，伪滿学了日本話，軍閥时代入了軍籍，国民党时代入了国民党。解放后，我在沈阳第五中学当校長时，有一名学生是团支書，他就瞧不起我，叫我“老封建”，平常不理我，有时竟可以支使我。他不是官，也不能官僚主义，那么，凭什么支使我？因为他是团支書，我怕不听他支使就是反对党、反对团。那时，我曾参加一个討論学校和团的关系的座談会，会上有的校長反映：老师在課堂上講課，有的团员在下边記，不是記筆記，是專挑老师小尾巴。这是上級給

他的任务。而团员报告上去，就是积极分子，入党甚至升官都快。因此教员怕学生，当时主持会议的团市委书记申之澜同志正颜厉色说：“团员应该记，团员有权监督老师”。因此，党就更不用说了。”他在市政协小组会上还说：“我们正谈话时，进来一个人，大家就不谈了。他是官吗？不是，他是党员”。“我说官僚主义不可怕，怕的是党员”。“旧社会的官，作威作福，人们见了害怕，共产党的官员其实还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党员，我说怕党员也看他是什么人。城市贫民就不怕，天下穷人是一家。怕的最厉害的是知识分子。”

3. 诬蔑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党，说：“墙是共产党修的，拆墙是共产党的事。”高风在今年5月底召开的政协沈阳市全体会议上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联系，主要是由宗派主义决定的，别的是小事情，我做估计，官僚主义占20%，主观主义占10%，宗派主义占70%。”竟说：“有人说：墙是两面修的，要两面拆。我说墙不是两面修的。谁修的？共产党修的。比方我们同院的邻居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我们希望得到有钱人家帮助，给他干点活，他和我们说句话，我们都很高兴。可是有钱人家嫌穷人家孩子脏，怕穷人家孩子跑到他客厅里去。他就要砌墙，分成两院。穷人不砌，如果砌了，有钱有势的人如不乐意，还不给扒了吗？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党认识不够。后来形势变了，我们都愿意和党靠近，既盼靠近，还能自己砌墙吗？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墙，把老百姓和皇宫隔开。这是皇帝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如果不吐口拆，老百姓才敢动手拆，现在的墙是共产党砌的，首先要共产党拆。如果拆不动，找人帮一手，我们是愿意帮忙的。”

他对辽寧日报社記者发表談話时，更惡毒的說：“因为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有的黨員有：‘江山是自己打的’的优越感，再加上投机分子的协助，于是党与党外就砌上了牆。当然，工人、农民、特别是工人，和共产党没什么牆，共产党还是他們的大恩人呢。工商業者和共产党就有牆，知識分子和共产党中間也有牆。这牆大的如万里長城，其次的牆高数仞，也有的仅是及肩，还有的只有牆基了。在今天來說，牆基本上都是共产党修的。解放当时，因为有人反对共产党，还有人不了解共产党，那时的牆可以說是一面兩面的，甚至有非党人一面修的。以后，随着非党人的進步，对共产党認識的提高，形势的变化，自然就把自己这面牆拆了，沒有牆当然也就不砌了，愿意和共产党靠近了。而有的共产党员却被胜利冲昏头脑，驕傲自滿、盛气凌人，于是由被动变主动，砌起牆來了。所以今天拆牆是共产党的事，我們帮一手是可以的。这就好比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牆，把老百姓和皇帝隔开。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动口，老百姓才敢拆，也愿意拆”。

## 兩 (二) 捏造事实，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

高风在今年五月底召开的联歡沈阳市第二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中，竟污蔑我們党不重視知識分子，对待知識分子和旧社会沒有兩样。他說：“我們这些知識分子，在旧社会是不被重視的，所重視是有錢有勢的，劣教員更沒有重視了。記得有一个北关中学教員犯了病，大兵罰他跪到天街，又來个查夜的看到了問他是干什么的，他說是中学教員。这个查夜的听了就对着那个大兵說：‘啊！孙子輩的。’